

考德威尔的现代性与审美乌托邦

——戴维·马格利斯教授访谈录

王 杰 胡 漫^{**}

【内容摘要】

2024年8月15日英国伦敦大学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学者戴维·马格利斯教授与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杰教授通过 zoom 软件，围绕《乌托邦与中国现代性》一书的反响、考德威尔的作品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等学术问题展开讨论。马格利斯教授指出，《乌托邦与中国现代性》因其学术性强且发行时间较短，导致其目前在欧洲的反响有限；考德威尔的作品在普通读者中受欢迎，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苏联路线不符，导致他在英国共产党高层中声誉不佳。马格利斯教授强调，考德威尔的思想对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他对实践和社会变革的关注。此外，访谈还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社会基础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以及英国当前的政治动荡和大学面临的资金与学术危机。

【关键词】

《乌托邦与中国现代性》；考德威尔；现代性；审美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美学

王杰（后简称王）：马格利斯教授您好，我们之前合作完成的图书《乌托邦与中国现代性》（*Utopia And Modernity in China*）是英语世界第一本系统介绍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著作。请问该书在欧洲的反响如何？

戴维·马格利斯（后简称马格利斯）：这本书主要探讨了欧洲现代性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接受与转化。书中还涉及了乌托邦思想在当代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的历史演变和范式转换研究”（22JZD005）阶段性成果。

** 王杰，1957年生，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文联特聘研究员、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人类学、当代美学问题研究。胡漫，1983年生，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社会中的意义，尤其是如何通过文学和文化表达来构建理想社会的愿景。关于这本书，目前我只读到一篇评论，是由波兰格但斯克大学（University of Gdańsk）的 Artur Blaim 教授在《乌托邦研究》杂志 2022 年 3 月 22—23 日第 34 卷第 1 期上发表的。Blaim 教授是我的朋友，对乌托邦话题有浓厚兴趣，因此愿意为本书撰写评论。遗憾的是，由于支付系统的限制，我只阅读了评论的前两页，后续内容尚未阅读。乌托邦社会网站上提供了该评论的完整链接，但需要订阅付费才能观看。总体而言，这本书的相关评论并不多，这可能是因为 Pluto 出版社每年出版大量书籍，而本书的销量相对有限。尽管封面设计非常精美，但内容较为学术化，因此读者和评论者相对较少。

王：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封面设计源自电影《芳华》的海报，电影描绘了文工团少女在特殊年代的命运，封面设计引人遐想，成功吸引了读者的注意。

马格利斯：书的封面看起来与马克思主义并无直接关联，似乎更贴近当下的生活与文化，但读者在阅读后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本书的讨论背景。

王：您认为这本书为何在英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未能引起广泛关注？

马格利斯：这可能是因为本书讨论的话题并非当下民众最为关心的议题。尽管一些学者对乌托邦或中国发展感兴趣，可能会阅读此书，但这毕竟是少数。此外，本书的发行时间尚短，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逐渐引起更多关注。我们需要相信时间的力量。

王：确实如此。让我们再耐心等待。教授，我们现在谈谈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您是如何看待这位作家的？

马格利斯：考德威尔是一位非常独特的作家。他从未进入过学术界，也没有上过大学。他早期是一名航空记者，撰写了两本关于飞行的书籍。他的兴趣广泛，尤其对工程学有浓厚兴趣，曾发明了一种“无限变速齿轮”，引起了汽车行业的关注。他的犯罪小说非常受欢迎，近年来在美国和英国都有重印。然而，考德威尔在英国共产党高层知识分子中的声誉并不好，因为他不接受苏联对马克思

主义的扭曲，英国共产党的主要知识分子 J. D. 伯纳尔认为他只是一个科学爱好者。英国党组织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垂死文化研究》(*Studies in a Dying Culture*) 及其续卷《垂死文化研究续集》(*Further Studies in a Dying Culture*)。考德威尔在职业生涯中期转向马克思主义，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在他《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诗歌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in a constantly changing phases of society*) 一书中，他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文学分析，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即社会生活如何组织、人们如何行动。这使得他的分析更具社会导向性。

王：那么，考德威尔的作品和理论在当代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

马格利斯：考德威尔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尤其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的作品《幻觉与现实》(*Illusion and Reality*) 探讨了文学如何反映社会变革，并如何通过文化表达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考德威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非常注重实践，他认为文学不仅仅是艺术表达，更是社会变革的工具。从影响的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视为一个边缘人物，尽管很多人读过他的书，但考德威尔的研究方法非常独特，他让普通读者而非专业学者理解文学是生活的一部分，文学不仅与行动有关，还包含了情感，促使人们思考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考德威尔展示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如何引导人们对社会、世界以及自身位置产生不同的理解。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他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并不准确，他对英国文学史的了解不如现代学者那样透彻，但他展示了文化如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文化变化如何刺激社会变革，这是考德威尔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

王：考德威尔的思想确实非常有启发性。您提到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非常注重实践，这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中的思想是否有相似之处？

马格利斯：是的，正是《巴黎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阐明了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运作方式，同时也强调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灵活性。考德威尔对这一表述非常感兴趣，这使他形成了一种平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者们普遍认为，考德威尔的马克思主义并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对社会认识的片段集合。然而，

考德威尔的思想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即资本主义摧毁了人们想要保留的人性。

王：是的，但考德威尔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马格利斯：这是因为 20 世纪 30 年代是红色的 30 年代，考德威尔在母亲去世后，跟随酗酒的父亲从伦敦搬到约克郡，频繁搬家使他有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他对机械结构有浓厚兴趣，曾发明了一种无级变速齿轮，但因资金不足未能获得专利。考德威尔对飞行非常感兴趣，写了两本关于飞行的书，并将飞行感受融入作品中。他对社会系统的理解源于他对机械系统的兴趣，他认为社会系统与其他系统一样，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顶层的人获利，让底层的人痛苦。由于纳粹主义的兴起，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积极参与左翼活动。这就是为什么考德威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在于保留人性，而资本主义摧毁了人性。但从考德威尔接受史来看，他的“通俗文学”的接受度确实要比他的理论书籍接受度更高。

王：是的，您认为他的“通俗文学”创作拉低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史上的“地位”吗？

马格利斯：通俗文学在现代英国考试制度中被视为“垃圾”，被认为不值得阅读。然而，畅销书有其自身的价值，尽管高雅艺术在考试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现代考试系统虽然有其价值，但并非所有学术研究都应围绕考试系统展开。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通俗文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考德威尔的思考价值正体现在此。如果我教授文学，我会考虑这一问题，研究不仅仅是为了得出关于文学的特殊观点，更希望人们能够理解并重视通俗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比如同为莎士比亚的作品，《麦克白》就要比《哈姆雷特》在英国剧院更受欢迎。

王：为什么《麦克白》比《哈姆雷特》更受欢迎？是因为悲剧的缘故吗？

马格利斯：不，因为《哈姆雷特》的戏剧性较弱。我认为《哈姆雷特》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我的解读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哈姆雷特并非

一个陷入皇室环境的神经质资产阶级，而是一个社会批评家。然而，这一观点很少有人赞同。就戏剧结构而言，《哈姆雷特》过于冗长，转场方式也略显笨拙，冲突过多。然而，其最丰富的内涵体现在作品中的社会批判。哈姆雷特在墓地与掘墓人的对话中，揭示了当时社会对放债人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哈姆雷特的论述并未在高度学术化的领域展开，而这正是学者们所期待的。哈姆雷特并非是忧郁的王子，而是他对社会现实展开批判。然而，现代观众更倾向于《麦克白》，因为《麦克白》对人物的塑造更具戏剧性，是一部冒险剧。

王：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发展上有定位上的分歧，比如说我们国内的一些概念：列宁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您能否从世界美学角度讲讲，现在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您觉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什么特点呢？

马格利斯：我认为美学必须与社会组织的基础相联系。美学与特定的社会有关，而不是与世界有关。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给出了他对美感理解的最佳概念，强调了丰富的人性和激动人心的人性力量。每个国家都有支持某种特定美学的组织，但这并不具有普遍性。例如，20 世纪 20 年代的欧洲电影有一种共同的接近观众的方式，但到了 60 年代或现在，这种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美学并不独立于其他事物，也不一定相互独立。它们与生产艺术产品的商业世界密切相关。好莱坞作为最大的电影制作商，在决定审美的一个方面非常重要。背景音乐在美学上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一点。音乐从重要的艺术形式退化为背景音，这在好莱坞电影中尤为明显。审美风格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的变化，例如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审美风格的影响。

王：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释。接下来，我想请您谈谈您对当前英国政治局势的看法。最近英国发生了一些政治动荡，您如何看待这些事件？

马格利斯：这些骚乱确实令人震惊。许多城市的平民在扔砖头、焚烧东西，甚至威胁移民的人身安全。英国国内的右翼集团，一个由许多利益集团资助的反动组织，其领导人亚克斯利·林登通过化名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在网上煽动暴乱。暴乱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英国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

难。在过去的 14 年里，保守党政府未能给交通、教育和医疗服务提供足够的资金，导致民众的日常生活充满了来自公共服务的烦恼。移民问题也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互联网上的虚假新闻进一步煽动了暴力事件。

王：您提到社交媒体在煽动暴力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您认为社交媒体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马格利斯：社交媒体在当代社会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它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往往真假难辨，很多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但这些新闻并不总是准确的。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得非常快，很容易引发公众的愤怒和暴力行为。因此，社交媒体在当代社会中既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社会动荡的催化剂。

王：非常感谢您的见解。最后，我想请您谈谈您对班克斯（Banksy）的看法。您认为班克斯的作品是否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联系？

马格利斯：班克斯的作品确实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他的作品常常通过幽默和讽刺的方式揭示社会问题，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过，班克斯的作品并不仅仅是政治宣传，它们也具有很强的艺术性，他的作品通过视觉艺术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与马克思主义通过文化表达来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是一致的。

王：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之前我们邮件交流时我想请您谈谈英国大学的教育现状，您能分享一下吗？

马格利斯：目前英国大学资金匮乏，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学术研究以及支付教授的工资。另外，人们看待大学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保守党和上届政府把大学当成了企业，削减了不少院系的预算。例如，我的朋友戈德史密斯夫妇，他们获得了终身教授的头衔，每年拿到 25 万英镑的薪水，但她每年花五万英镑在出租车上，然后所有教授都想涨工资，于是出现了罢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明智的做法是削减工资或关闭部门，于是政府机构正在关闭那些高校中能够

建立声誉的院系。比如，大幅削减戏剧专业和英语专业的预算，我所在的学校有一个黑人作家项目被严重削减了项目经费。走完整个流程，社会最终得到的是学生不想去的学校，你赶走了所有艺术家，去哪里找曾经的艺术气氛呢？大学的功能也发生重大改变，它成为改善形象的工具：传统上，学术人员的组织方式是以院系为单位，由一位教授担任系主任，其他员工包括高级讲座员、助理讲座员、讲席教员等，只有处于顶端的人才被称为教授，但现在把所有的排名都改成了教授头衔，这样就有了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等，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授，他们只是新头衔中的教授，任何拥有助理或副职头衔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教授。

王：听起来不错。

马格利斯：是啊，但这是一种误导。

王：在中国大学也有类似的困惑，但这是不同的问题，这一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解释清楚，我们以后再详聊。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今天的访谈非常精彩，您的见解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当代社会问题非常有帮助。

马格利斯：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我也非常享受这次对话。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学术交流。

（特约编辑：周锋）

Keywords: Ecological diversity; Cultural diversity; Cultural anthropology; Aesthetic anthropology; Modernity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Utopia in Caudwell: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David Margolis

Jie WANG Man HU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interview transcript between Professor David Margolis and Professor Wang Jie, focusing on the reception of the book *Utopia and Modernity in China*, and the works and Marxist thoughts of Christopher Caudwell. Professor Margolis notes that *Utopia and Modernity in China* has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in Europe, primarily due to its academic nature and relatively recent publication. Caudwell's works were popular among general readers, but his Marxist ideas diverged from the Soviet line, leading to his poor reputation among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elites. Margolis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audwell's thought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particularly his focus on practice and social change. The interview also explores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Marxist aesthetics and its manifestations across different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current political unrest and the financial and academic crises facing British universities.

Keywords: Utopia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hristopher Caudwell, Modernity; Aesthetic Utopia; Marxist Aesthetics

Culture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 Challenges to Marxism: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ndrew Ross

Dongli Yang Jie WANG (Shandong University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Prof. Andrew Ross is the founde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vious editor-in-chief of the prestigious American journal *Social Text*, and the founder of the famous cultural studies methodology “scholarly reporting”. This article is an interview with Prof. Andrew Ross,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 the revival of Marxist theory around the world since 200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Marxist tra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how to better develop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under the current disciplinary structure, how to make cultural